大法鼓经二卷

刘宋天竺三藏求那跋陀罗译 • 乾隆大藏經 • 大乘单译经

大法鼓经卷上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，与大比丘众五百人俱。复有百千大菩萨众，复有众多天、龙、夜叉、揵闼婆众，复有百千诸优婆塞、优婆夷众，复有娑婆世界主梵天王及天帝释、四天王众，复有十方世界无量比丘、比丘尼、优婆塞、优婆夷，诸菩萨俱。

尔时，如来于彼四众说如是法：有有则有苦乐，无有则无苦乐，是故离苦乐，则是涅槃第一之乐。彼五百声闻比丘，一切皆是阿罗汉，诸漏已尽，无复烦恼，心得自在譬如大龙，心得好解脱，慧得好解脱，所作已辦，已舍重担，逮得己利，尽诸有结，正智心解脱，得一切心自在第一波罗蜜。有无量学人，皆得须陀洹、斯陀含、阿那含果。有成就有漏法无量比丘众，有成就无量阿僧祇功德菩萨摩诃萨，从十方来，算数譬喻所不能及；亦非一切声闻、缘觉之所能知，除文殊师利菩萨，及大力菩萨、观世音菩萨、弥勒菩萨摩诃萨，如是上首菩萨摩诃萨，无量阿僧祇众。譬如大地所生草木，从诸方来诸菩萨众，亦复如是，不可称数。复有差摩比丘尼，与比丘尼众俱，毗舍佉鹿子母，及末利夫人，各与无量大眷属俱。须达长者，与诸优婆塞俱。尔时，世尊于大众中，说有非有法门。

尔时，波斯匿王从卧而起，作是思惟：“我今应往至世尊所。”念已即行，击鼓吹贝，往诣佛所。

尔时，世尊知而故问：“阿难，以何等故有鼓贝声？”

阿难白佛言：“波斯匿王来诣佛所，是其击鼓吹贝之声。”

佛告阿难：“汝今亦应击大法鼓，我今当说《大法鼓经》。”

阿难白佛言：“世尊，是《大法鼓经》名，我未曾闻。以何等故，名《大法鼓经》？”

佛告阿难：“汝何由知？是诸来会大菩萨等，悉不能知此《大法鼓经》六字名号，何况于汝而得闻知？”

阿难白佛言：“世尊，未曾有也！此法名号，真实难知。”

“如是，阿难，实尔不异。阿难，此《大法鼓经》，世间希有，如优昙钵华。”

阿难白佛言：“非一切诸佛有此法耶？”

佛告阿难：“三世诸佛悉有此法。”

阿难白佛言：“若然者，彼诸菩萨人中之雄，何故悉来，普集于此？彼诸如来，何故自于其国不演说耶？”

佛告阿难：“如有一阿练比丘，隐居山窟，至时入村，方欲乞食，道见人兽诸杂死尸；见已生厌，断食而还：‘呜呼苦哉！吾亦当然。’彼于异时，心得快乐，作是思惟：‘我当更往观察死尸，令增厌离。’复向聚落，求见死尸，修不净想；见已观察，得阿罗汉果。如是他方诸佛，不说无常、苦、空、不净。所以者何？诸佛国土法应如是。彼诸如来，为诸菩萨作如是说：‘奇哉难行！释迦牟尼世尊，于五浊国土出兴于世，为苦恼众生，种种方便，说《大法鼓经》。是故，诸善男子，当如是学。’彼诸菩萨，咸欲见我恭敬礼拜，故来会此。既来会已，或得初住，乃至十住。是故《大法鼓经》，甚难值遇！是故十方大菩萨众，为闻法故，普皆来集。”

阿难白佛言：“善哉！善哉！一切善来，彼悉得此难得经法。”

佛告阿难：“如是深经，非一切共，是故不应说言‘一切善来’”

阿难白佛言：“何故彼非一切善来。”

佛告阿难：“此经典者，是诸如来秘密法藏，甚深微妙，难解难信。是故，阿难，不应说言‘一切善来’”

阿难白佛言：“非如波斯匿王，临阵斗时，击大战鼓。其闻声者，一切箭落耶？”

佛告阿难：“波斯匿王击鼓战时，非彼一切闻鼓声喜。有怯弱者，闻而恐怖，若死近死。如是，阿难，此《大法鼓经》名，是二乘之人不信法门。是故，阿难，譬如彼王至斗战时，击王大鼓。此大法鼓，诸佛秘密，佛出世时，尔乃演说。”

尔时，世尊告大迦葉：“此诸比丘，清净纯一，真实强力，离诸糟糠，堪任闻此《大法鼓经》不？”

迦葉白佛言：“若有比丘犯戒违律，是大目连之所呵责，有如是比，我不同行。况复世尊，今此会众，如栴檀林，清净纯一！”

佛告迦葉：“今此会众，虽复一切清净纯一，然于隐覆之说有不善解。”

迦葉白佛言：“云何名为隐覆之说？”

佛告迦葉：“隐覆说者，谓言如来毕竟涅槃。而实如来常住不灭，般涅槃者非毁坏法。此修多罗离覆清净，明显音声，百千因缘，分别开示。是故，迦葉，当更观察此诸大众。”

时大迦葉，即复观察彼诸来者，云何而来。时刹那顷，下信众生，及声闻、缘觉，初业菩萨，自惟不堪，生退舍心。譬如王家力士，众中有名千力士者，从座而起，击鼓唱言：“谁能堪任与我斗力？”其不堪者默然而住，心自念言：“我不堪任与彼斗力，或能伤损以致失命。”于彼众中无敢敌者，乃名勇健，难伏力士，建大胜幡。如是下劣众生，及声闻、缘觉，初业菩萨，作是念言：“我不堪任听受：如来已般涅槃，而复说言常住不灭。于大众中，闻所未闻。”从座而去。所以者何？彼人长夜，于般涅槃，修习空见；闻离隐覆清净经故，从座而去。彼十方来声闻、缘觉、初业菩萨，百千万亿阿僧祇分，余一分住。谓彼菩萨摩诃萨信解法身常住不变者，尔乃安住受持一切如来藏经，亦能解说安慰世间解知一切隐覆之说，善观一切了义、不了义经，悉能降伏毁禁众生，尊敬承顺清净有德，于摩诃衍得大净信，不于二乘起奇特想。除如是等方广大经，不说余经，唯说如来常住及有如来藏，而不舍空，亦非身见，空空彼一切有为自性。

佛告迦葉：“汝更问大众：咸欲得闻此大法鼓方广一乘，所谓大乘难信经不？如是至三。”

迦葉白佛言：“善哉！世尊。”即从座起，偏袒右肩，右膝著地，顶礼佛足，右绕三匝已，告诸大众：“咸欲闻此《大法鼓经》不？如来今当普为汝等演说一乘，所谓大乘，过一切声闻、缘觉境界。”如是三说。

彼悉答言：“愿乐欲闻！唯大迦葉，我等悉为闻法故来。善哉哀愍！当为我说《大法鼓经》。”

迦葉复言：“汝等云何信？”

彼即答言：“譬如士夫，年甫二十，有百岁子。若佛如是说者，我等亦当如是随信，况说正法，而不信受？所以者何？如来如说而行，如来净眼圆照无碍，以佛眼观知我等心。”

迦葉叹言：“善哉！善哉！诸贤汝等，堪任听《大法鼓经》，若持若说。”

佛告迦葉：“譬如士夫，年甫二十，有百岁子，《大法鼓经》亦复如是。所以者何？如来涅槃而复常住，一切无我而复说我。”

彼即白言：“唯佛能知，如世尊所说，我等如是受持。”

迦葉白佛：“唯愿世尊，说《大法鼓经》，击大法鼓，吹大法螺。”

佛言：“善哉！善哉！迦葉，汝今听说《大法鼓经》。”

迦葉白佛言：“唯然受教！何以故？是我境界故，是故如来大见敬待。云何为敬？尝告我言：‘汝来共坐！’以是因缘，我应知恩。”

佛言：“善哉！迦葉，以是义故，我敬待汝。迦葉，譬如波斯匿王，善养四兵。若斗战时，击大战鼓，吹大战螺，对敌坚住。缘斯恩养，战无遗力，能胜怨敌，国境安宁。如是，比丘，我般涅槃后，摩诃迦葉，当护持此《大法鼓经》。以是义故，我分半坐。是故彼当行我所行，于我灭后，堪任广宣《大法鼓经》。”

迦葉白佛言：“我是世尊口生长子。”

佛告比丘：“譬如波斯匿王，教诸王子，学诸明处。彼于后世，堪绍王种。如是，比丘，于我灭后，迦葉比丘，护持此经亦复如是。复次，迦葉，如波斯匿王，多与诸王，共为怨敌，更相攻伐。于彼彼时，其诸战士，象、马、车、步四种兵众，闻大鼓声，心不恐怖，坚持甲仗。时王恩恤，多所赐赍，及当战时，加赐珍宝，及以城邑。若能克敌，冠以素缯，封以为王。如是，迦葉，我诸声闻比丘、比丘尼、优婆塞、优婆夷，如戒随学波罗提木叉，成就善住律仪，如来则与人天安乐。其有大功降四魔者，以四真谛解脱素缯而冠其首。若有增上信解，求佛藏大我常住法身者，如来尔时以萨婆若水而灌其顶，以大乘素缯而冠其首。大迦葉，我今亦复如是，以大乘素缯用冠汝首。汝于未来无量佛所，当护持此经。迦葉当知，汝于我灭后，堪任护持如是经典。”

迦葉白佛言：“当如尊教。”复白佛言：“我从今日及灭度后，常当护持，广说此经。”

佛告迦葉：“善哉！善哉！今当为汝说《大法鼓经》。”

时虚空中，诸天龙众，同声叹言：“善哉！善哉！迦葉，今日诸天，大雨天华；诸龙王众，雨甘露水，及细末香，安慰悦乐一切众生，应为世尊之所建立，为法长子。”时天龙众，同声说偈：

“王于舍卫城，伐鼓吹战螺，

法王祇洹林，击于大法鼓。”

佛告迦葉：“汝今当以问难之桴，击大法鼓。如来法王，当为汝说。天中之天，当决汝疑。”

尔时，世尊告大迦葉：“有比丘名信大方广，若有四众闻其名者，贪恚痴箭悉皆拔出。所以者何？迦葉，譬如波斯匿王，有耆婆子，名曰上药。若波斯匿王，与敌国战时，告上药言：‘汝今速持能为众生拔箭药来。’尔时，上药即持消毒药，王以涂战鼓，若涂、若熏、若打。若彼众生被毒箭者，闻其鼓声，若一由旬、若二由旬，箭悉拔出。如是，迦葉，若有闻信方广比丘名者，贪恚痴箭悉皆拔出。所以者何？彼因此经增广正法，以彼现法成就故，得此大果。大迦葉，汝当观彼无心凡鼓，以无心药，若涂、若熏、若打，有如是力饶益众生。况复闻彼菩萨摩诃萨，信方广比丘名，而不能除众生三毒？”

迦葉白佛言：“若闻菩萨名者，能除众生三种毒箭。况称世尊名号功德，言南无释迦牟尼！若称叹释迦牟尼名号功德，能拔众生三种毒箭。况复闻此《大法鼓经》，安慰演说若偈若句！况复广说，而不能拔三种毒箭？”

佛告迦葉：“如我先说，净戒比丘，随心所欲，以本愿故。一切诸佛皆有是法，所谓不作不起不灭《大法鼓经》。是故，迦葉，汝于来世，亦当如我。所以者何？若有四众闻汝名者，三种毒箭悉得拔出。是故，迦葉，汝今当问《大法鼓经》，于我灭后，久于世间，护持宣布。”

迦葉白佛言：“善哉！世尊，今当为我说《大法鼓经》。”

佛告迦葉：“汝于《大法鼓经》，应少咨问。”

尔时，迦葉即白佛言：“善哉！世尊，当请所疑。如世尊所说：‘若有有则有苦乐，无有则无苦乐。’此有何义？”

佛告迦葉：“若无有者，谓般涅槃第一之乐。是故离苦乐，得般涅槃第一之乐。若苦、若乐，彼则是有。若无有者，则无苦乐。是故欲得般涅槃者，当求断有。”

尔时，世尊欲重宣此义，而说偈言：

“一切有无常，亦无不变异。

彼有有苦乐，无有无苦乐。

不为无苦乐，为则有苦乐。

莫乐诸有为，亦勿更习近！

若人得安乐，还复坠于苦；

若不到涅槃，不住安乐处。”

尔时，迦葉以偈答言：

“众生不为有，涅槃第一乐。

彼则名字乐，无有受乐者。”

尔时，世尊复说偈言：

“常解脱非名，妙色湛然住。

非声闻缘觉，菩萨之境界。”

迦葉白佛言：“世尊，云何言色而复常住？”

佛告迦葉：“今当说譬！譬如士夫，从南方摩头逻来。有人问彼：‘汝从何来？’士夫答言：‘从摩头逻来。’即复问言：‘摩头逻为在何方？’时彼士夫，即指南方。迦葉，非为彼人于此得信耶。所以者何？以是士夫自见彼来故。如是，迦葉，以我见故，汝当信我。”

尔时，世尊即说偈言：

“譬如有士夫，以手指虚空；

我今亦如是，名字说解脱。

譬如彼士夫，远自南方来；

今我亦如是，从彼涅槃出。

“然彼迦葉，若见义者，则不须因缘；若不见义，则须因缘。如是，迦葉，诸佛世尊，常以无量因缘显示解脱。”

迦葉白佛言：“云何为因？”

佛告迦葉：“因者是事。”

迦葉白佛言：“云何为缘？”

佛告迦葉：“缘者是依。”

迦葉白佛言：“愿更显示，其譬云何？”

佛告迦葉：“如由父母而生其子，母则是因，父则是缘，是故父母因缘生子。如是说因缘住法，是名为成。”

迦葉白佛言：“成者有何义？”

佛告迦葉：“成者，世间成。”

迦葉白佛言：“云何世间？”

佛告迦葉：“众生和合施设。”

迦葉白佛言：“云何众生？”

佛告迦葉：“法集施设。”

迦葉白佛言：“云何为法？”

佛告迦葉：“非法亦法，法亦非法。法者复有二种。何等为二？有为及无为，色及非色，更无第三法。”

迦葉白佛言：“法何像类？”

佛告迦葉：“法者非色。”

迦葉白佛言：“非法何类？”

佛告迦葉：“非法者亦非色。”

迦葉白佛言：“若法、非法，非色无相，云何是法？云何非法？”

佛告迦葉：“法者是涅槃，非法者是有。”

迦葉白佛言：“若法、非法，非色无相者。彼慧者，云何知？何所知？何故知彼相耶？”

佛告迦葉：“众生生生死中，习种种福德清净善根，是其正行。若彼行如是法，一切净相生。若行此法者，是法众生。众生生生死中，行种种非福恶不善业。若彼行如是非法，一切恶不净相生。若行此非法者，是非法众生。”

迦葉白佛言：“世尊，云何众生？”

佛告迦葉：“众生者，四界摄施设，谓内地界、水界、火界、风界，及入处五根，乃至十三缘起支(无尽意经中云从不正思惟生无明故十三支)，受想思心意识，是名众生法。迦葉当知，是名一切法。”

迦葉白佛言：“是中何等法是众生？”

佛告迦葉：“是中非一法名为众生。所以者何？迦葉，譬如波斯匿王鼓，何等为鼓？”

迦葉白佛言：“所言鼓者，皮木及捋，此三法和合，是名为鼓。”

佛告迦葉：“如是和合施设，名为众生。”

迦葉白佛言：“声鼓者非鼓耶？”

佛告迦葉：“离声鼓者，鼓亦有声，以风动故。”

迦葉白佛言：“鼓者，为是法，为是非法耶？”

佛告迦葉：“鼓者，非法，非非法。”

迦葉白佛言：“名为何等？”

佛告迦葉：“非法、非非法者，名为无记。”

迦葉白佛言：“有无记法者，世间应有三法。”

佛告迦葉：“无记相者，如非男非女。非男非女，名为不男，彼亦如是。”

迦葉白佛言：“如世尊说，父母和合而生其子。若父母无众生种子者，不为父母因缘。”

佛告迦葉：“彼无众生种子者，名为涅槃；人常不男，亦复如是。所以者何？譬如波斯匿王，与敌国战时；彼诸战士，食丈夫禄，不勇猛者，不名丈夫。如是无众生种子者，不名父母；常不男者，亦复如是。”

迦葉白佛言：“世尊，善法、不善法、无记法，何者善法？何者不善法？何者无记法？”

佛告迦葉：“乐受是善法，苦受是不善法，不苦不乐受是无记法。此三法，众生常触。乐受者，谓天人五欲功德。苦受者，谓地狱、畜生、饿鬼、阿修罗。不苦不乐受者，谓白癣等。”

迦葉白佛言：“此则不然。”

佛告迦葉：“从乐生苦，从苦生苦，彼为无记。”

迦葉白佛言：“其譬如何？”

佛告迦葉：“因食生病，食则是乐，病则是苦。彼白癣等，名为无记。”

迦葉白佛言：“若苦乐名无记者，父母子亦无记。”

佛告迦葉：“此则不然。”

迦葉白佛言：“其譬如何？”

佛告迦葉：“如非想非非想等天乃至无想，则恒住不法，善亦如是。”

迦葉白佛言：“世尊，如佛所说，受想是众生。是故非想非非想处，应非众生。”

佛告迦葉：“彼有行分。我说此众生法者，除无想天。”

迦葉白佛言：“众生为是色，为非色耶？”

佛告迦葉：“众生亦非色，亦非非色。然成就彼法，名为众生。”

迦葉白佛言：“若如是非众生成就法，更有异众生者，不应有无色天。若然者，无二法，世间色及无色。”

佛告迦葉：“法亦非色，非法亦非色。”

迦葉白佛言：“云何为法与解脱俱？为非法与解脱俱？无色天亦有解脱？”

佛告迦葉：“不然。唯有为法、无为法，是故无色天是有为数，解脱是无为。无色天有色性耳！”

迦葉白佛言：“世尊，一切有为是色，非色是无为。无色天有色者，是佛境界，非我等境界。”

佛告迦葉：“善哉！善哉！是我境界，非汝等境界。如是诸佛世尊，到解脱者，彼悉有色，解脱亦有色。”

佛告迦葉：“云何无色天，天处所作，汝知不？迦葉，云何有色天，名无色数不？”

迦葉白佛言：“非我等境界。”

佛告迦葉：“如是诸佛世尊，到解脱者皆有色，汝当观察。”

迦葉白佛言：“世尊，若如是得解脱者，复应受苦乐。”

佛告迦葉：“如有病众生，服药离病已，还复病耶？”

迦葉白佛言：“若有业者，则必有病。”

佛告迦葉：“无业者，彼有病耶？”

迦葉白佛言：“不也，世尊。”

佛告迦葉：“如是离苦乐是解脱，当知苦乐是病。如丈夫是得涅槃者。”

迦葉白佛言：“若离苦乐是解脱者，无业，病尽耶？”

佛告迦葉：“世间乐者，彼则是苦。于彼出离，如是业尽得解脱。”

迦葉白佛言：“不复终尽耶？”

佛告迦葉：“譬虚空如海，虚空如海耶？虚空无譬，解脱无譬，亦复如是。如无色天有色而不可知，亦不可知似此似彼；如是住，如是游戏，非是声闻、缘觉境界，解脱亦如是。”

迦葉白佛言：“世尊，一切众生，谁之所作？”

佛告迦葉：“众生自作。”

迦葉白佛言：“此义云何？”

佛告迦葉：“作福者佛，作恶者众生。”

迦葉白佛言：“最初众生，谁之所作？”

佛告迦葉：“非想非非想等无色天，谁之所作？云何活？云何住？”

迦葉白佛言：“于彼诸业所不能知，然唯业作。如是众生，生死黑及涅槃白，谁之所作？”

佛告迦葉：“业之所作。业起无量法，善起无量法。”

迦葉白佛言：“何者业起？何者善起？”

佛告迦葉：“业起者有，善起者解脱。”

迦葉白佛言：“无生处云何善起？”

佛告迦葉：“如如不异。”

迦葉白佛言：“若善起者，云何到无生处？”

佛告迦葉：“行善业。”

迦葉白佛言：“谁之所教？”

佛告迦葉：“无始佛教。”

迦葉白佛言：“一切无始佛，谁化谁教？”

佛告迦葉：“无始者，非一切声闻、缘觉思量所知。若有士夫出于世间，智慧多闻如舍利弗，长夜思惟，终不能知佛之无始谁最为先，乃至涅槃中间亦不能知。复次，迦葉，如大目连，以神通力，求最初佛世界无始，终不能得。如是一切声闻、缘觉、十地菩萨，如弥勒等悉不能知。如佛元起难可得知，众生元起亦复如是。”

迦葉白佛言：“是故，世尊，无有作者，无有受者。”

佛告迦葉：“因是作者、受者。”

迦葉白佛言：“世间为有尽耶？为无尽乎？”

佛告迦葉：“世间未曾尽，无所尽，无尽时。”

佛告迦葉：“如以一毛滌大海水，能令尽不？”

迦葉白佛言：“唯然，能尽。”

佛告迦葉：“乃往过去无量阿僧祇大劫时，有佛名鸡罗婆，出兴于世，广说法教。尔时，城中有离车童子，名一切世间乐见，作转轮圣王，正法治化。王与百千大眷属俱，往诣佛所，顶礼佛足，右绕三匝，供养毕已，而白佛言：‘我当久如得菩萨道。’佛告大王：‘转轮圣王，即是菩萨，更无有异。所以者何？无有余人作帝释、梵王及转轮圣王。若菩萨者，即是释、梵、转轮圣王。先作众多帝释、梵王，然后乃作转轮圣王，正法治化。汝已曾作恒沙阿僧祇帝释、梵王，今作转轮圣王。’时王白言：‘帝释、梵王，何所像类？’佛告大王：‘释、梵天王，亦如汝今，首著天冠。而彼端严，则不及汝。如佛色像端严殊特，非声闻、缘觉、菩萨所及。如佛端严，汝亦如是。’

“迦葉，尔时圣王复问佛言：‘我于久如当得成佛？’佛言：‘大王，凡得佛者，时大久远。所以者何？假令大王，舍其福德，还为凡人，而以一毛滌大海水，乃至将竭，余如牛迹；当有如来出兴于世，名曰灯光如来、应供、等正觉。时有国王，名地自在。灯光如来为王授记，当得作佛。汝于尔时，当为彼王第一长子，亦俱授记。时彼如来，当如是说：“大王，汝此长子，从昔暨今，大海将尽，生为汝子。于其中间，不为小王。或为释、梵、转轮圣王，正法治化。汝此长子，勇猛精进如是。地自在，菩提难得，以是因缘故说此譬。地自在，汝此长子，有六万婇女，端正姝好，璎珞庄严，状如天女；弃之如唾，知欲无常，危脆不坚，我当出家。作是语已，信家非家，舍家学道。”是故彼佛记此童子，当来有佛，名释迦牟尼，世界名忍。汝童子名一切世间乐见离车童子，佛涅槃后正法欲灭，余八十年，作比丘，持佛名，宣扬此经，不顾身命。百年寿终，生安乐国，得大神力，住第八地。一身住兜率天，一身住安乐国。复化一身，问阿逸多佛，此修多罗。’时地自在王，闻子授记，欢喜踊跃：‘今日如来，记说我子，得八住地。’时彼童子，闻授记声，勤加精进。”

迦葉白佛言：“是故，世尊，毛滌大海，犹尚可尽。”

佛告迦葉：“此义云何？”

迦葉白佛言：“世尊，譬如商人，计数金钱，置一器中。其子啼时，授与一钱。彼器中钱，日日损减。如是菩萨摩诃萨，于大海水滌滌损减，悉能知之，亦知余在。况复

世尊，于众生大聚尽而不知？但诸众生无有减尽，一切声闻、缘觉所不能知，唯佛世尊乃能知耳！”

佛告迦葉：“善哉！善哉！如汝所说，众生大聚，无有尽时。”

迦葉白佛言：“众生般涅槃者，为有尽耶？为无尽耶？”

佛告迦葉：“众生无有尽也。”

迦葉白佛言：“云何众生不尽？”

佛告迦葉：“若众生尽者，应有损减。此修多罗，则为无义。是故，迦葉，诸佛世尊般涅槃者，悉皆常住。以是义故，诸佛世尊般涅槃者，然不磨灭。”

迦葉白佛言：“云何诸佛般涅槃，不毕竟灭？”

佛告迦葉：“如是，如是，舍坏则为虚空。如是，如是，诸佛涅槃，即是解脱。”

大法鼓经卷下

尔时，世尊告大迦葉：“譬如有王，能行布施，彼王国中多出伏藏。所以者何？以彼国王种种周给贫苦众生，是故伏藏自然发出。如是，迦葉，大方便菩萨，广为众生说甚深法宝故，得此甚深离非法经，谓空、无相、无作相应经。复得如是如来常住，及有如来藏经。

“迦葉，如郁单越，自然之食，众共取之，无有损减。所以者何？以彼尽寿，无我所想及悭贪想。如是，迦葉，此阎浮提，比丘、比丘尼、优婆塞、优婆夷，得此深经，书持读诵，究竟通利，广为人说，终不疲厌，不疑不谤。以佛神力，常得自然如意供养，乃至菩提，无乏无尽，除定报业。如持戒比丘，不缓持戒，终身天神随侍供养。若彼能于如是深经，乃至不起一念谤想，当得如来藏如来常住，常见诸佛亲近供养。

“如转轮圣王，凡所游行，七宝常随。如是安慰说者所住之处，如是此经常与彼俱。如转轮圣王所住之处，七宝随住，不住余处，其非真宝住于余处。如是安慰说者，现在所住，如是此经，悉从他方来至其所，诸不了义空相应经于余处住。如是安慰说者所住至方，此经常随。如转轮圣王所游之处，诸余众生随顺王者，作如是念：‘彼王所住，我亦应去。’如是安慰说者所住之处，如是此经亦复常随。如转轮圣王出于世时，七宝随出。如是安慰说者出于世间，如是此经亦随出现。如转轮圣王所有七宝，若失一宝，彼王寻求，必至宝所。如是安慰说者，为闻此经处处寻求，要至经所。

“复次，如转轮圣王不出世时，诸余小王力转轮王，和合诸王各现于世。如是诸方，无人演说此深经处，余杂说者说诸杂经，所谓正不正杂经。彼诸众生，亦如是随学。

彼随学时，闻此如来藏如来常住究竟深经，心生疑惑。于安慰说者，生恚害心，轻贱嗤笑，不生爱念，骂辱不忍，作如是说：‘此将文笔，魔之所说。’谓为毁法，悉弃舍去，各还本处，更相破坏犯戒邪见，终不能得如是此经。所以者何？安慰说者所住之处，此经随住故。尔时世间多有众生，见闻摩诃衍经，而生诽谤。莫生恐畏！所以者何？五浊世时，正法损减，多有众生谤摩诃衍。如七家村中必出茶夷尼鬼，如是此经所行之处，七人众中必有谤者。

“迦葉，譬如同戒之人，相见欢喜。彼亦如是，各各毁戒，于说法众中，闻是经时，更相瞻视，作戏笑言：‘何者众生界？何者为常？’瞻彼颜色，作是思惟：‘彼是我伴。’更相慈愍。如是作已，守性而住，守性而去。如婆罗门长者种性，生子习恶，父母训诫，曾不改悔，舍家而去，随逐恶友，斗诸鸟兽，以为戏乐。如是展转，乃至他国，要结同类，共为非法，是为同行。不乐此经者亦复如是，见他诵说而反戏笑。所以者何？尔时众生，并多懈怠，持戒宽缓，为法留难。彼诸同行，相随诽谤。”

迦葉白佛言：“呜呼！真是恶时。”

佛告迦葉：“至于尔时安慰说者，当如之何？迦葉，譬如城邑边近路之田，为诸人众象马侵食。彼时田主，使一人监视。监视之人不勤守护，复更增足二、三、四、五，若十、二十乃至百人。守者逾多，取者弥众。最后一人作是思惟：‘如此守视，非一切护。当善方便，令无侵害。’即取田苗，手自惠施。彼生感愧，田苗得全。迦葉，若能如是善方便者，于我灭后，能护此经。”

迦葉白佛言：“世尊，我终不能摄彼恶人。宁以两肩荷负须弥至百千劫，不能堪忍听彼恶人犯戒灭法、谤法、污法，如是诸恶非法音声。世尊，我宁属他为其仆使，不能堪忍听彼恶人犯戒背法、远法、坏法，如是诸恶非法音声。世尊，我宁顶戴大地山海经百千劫，不能堪忍听彼恶人犯戒灭法，自高毁他，如是诸恶非法音声。世尊，我宁恒受聋盲喑哑，不能堪忍听彼恶人毁犯净戒，为利出家受他信施，如是诸恶非法音声。世尊，我宁舍身疾般涅槃，不能堪忍听彼恶人犯毁净戒螺声之行，而身行谄曲，口言虚妄，如是诸恶非法音声。”

佛告迦葉：“汝般涅槃，是声闻般涅槃，非为究竟。”

迦葉白佛言：“若声闻、缘觉般涅槃非究竟者，世尊何故，说有三乘，声闻乘、辟支佛乘、佛乘？世尊云何已般涅槃，复般涅槃耶？”

佛告迦葉：“声闻以声闻般涅槃而般涅槃，非为究竟。辟支佛以辟支佛般涅槃而般涅槃，亦非究竟。乃至得一切种功德、一切种智大乘般涅槃，然后究竟，无异究竟。”

迦葉白佛言：“世尊，此义云何？”

佛告迦葉：“譬如从乳出酪，酪出生酥，生酥出熟酥，熟酥出醍醐。凡夫邪见，如初生乳，乳血共杂。受三归者，犹如纯乳。随信行等，及初发心菩萨，住解行地，犹如成酪。七种学人及七地住菩萨，犹如生酥。意生身阿罗汉、辟支佛得自在力，及九住、十住菩萨，犹如熟酥。如来应供等正觉，犹如醍醐。”

迦葉白佛言：“世尊，如来云何说有三乘？”

佛告迦葉：“譬如导师，勇猛雄杰，将诸亲属及余人众，从其所住欲至他方，经由旷野崄难恶道，作是思惟：‘此众疲乏，将恐退还。’为令诸人得止息故，于其前路化作大城，遥以指示，语诸大众：‘前有大城，当速至彼。’诸众悉见，渐近彼城，各相谓言：‘是我息处。’即共入城休息快乐，乐于中住，不欲前进。尔时，导师作是思惟：‘此诸大众得此小乐，便以为足，羸劣休懈，无前进意。’尔时，导师即灭化城。彼诸大众见城灭已，白导师言：‘此为何等？为幻为梦？为真实耶？’导师闻已，即告大众：‘向者大城，为止息故，我化作耳！更有余城，今所应往。宜速至彼，快乐安隐。’大众答言：‘唯然受教！何缘乐此鄙陋小处？当共前进安乐大城。’导师告言：‘善哉！当行。’即共前进，复告大众：‘所往大城先相已现，汝当观察，彼前大城极甚丰乐。’以渐前行，见彼大城。尔时，导师告诸大众：‘诸仁当知，此是大城。’时诸大众，遥见大城，安隐丰乐，心得欢喜，各共相视，生希有心：‘此城为实，为复虚妄？’导师答言：‘此城真实，一切奇特，安隐丰乐！’即告彼众：‘入此大城，此则第一究竟大城。过此处已，更无余城。’彼诸大众俱入城已，生希有心，心得欢喜，叹彼导师：‘善哉！善哉！真实大智，大悲方便，哀愍我等。’迦葉当知，彼初化城，谓声闻、缘觉乘，清净智慧，空、无相、无作解脱之智。真实大城，是如来解脱。是故如来，开示三乘，现二涅槃，又说一乘。”

佛告迦葉：“若有说言无此经者，非我弟子，我非彼师。”

迦葉白佛言：“世尊，诸摩诃衍经，多说空义。”

佛告迦葉：“一切空经是有余说，唯有此经是无上说，非有余说。复次，迦葉，如波斯匿王，常十一月设大施会，先食饿鬼、孤独、贫乞，次施沙门及婆罗门，甘膳众味随其所欲。诸佛世尊亦复如是，随顺众生种种欲乐，而为演说种种经法。若有众生，懈怠犯戒，不勤修习，舍如来藏常住妙典，好乐修学种种空经，或随句字说，或增异句字。所以者何？彼如是言：‘一切佛经皆说无我。’而彼不知空无我义，彼无慧人趣向灭尽。然空无我说亦是佛语。所以者何？无量尘垢诸烦恼藏，常空涅槃。如是涅槃是一切

句，彼常住安乐，是佛所得大般涅槃句。

迦葉白佛言：“世尊，云何离于断常？”

佛告迦葉：“乃至众生轮回生死不得自在，是故我为说无我义。然诸佛所得大般涅槃常住安乐，以是义故，坏彼断常。”

迦葉白佛言：“世尊，再转无我，转我久矣！”

佛告迦葉：“为破世间我故，说无我义。若不如是说者，云何令彼受大师法？佛说无我，彼诸众生生奇特想，闻所未闻，来诣佛所。然后以百千因缘令入佛法，入佛法已，信心增长，勤修精进，善学空法，然后为说常住安乐有色解脱。复次，或有世俗说有是解脱，为坏彼故，说言解脱悉无所有。若不如是说，云何令彼受大师法？是故百千因缘，为说解脱灭尽无我。然后我复见彼众生，见毕竟灭以为解脱，彼无慧人趣向灭尽，然后我复百千因缘，说解脱是有。”

迦葉白佛言：“世尊，得解脱自在者，当知众生必应有常。譬如见烟，必知有火；若有我者，必有解脱。若说有我，则为已说解脱有色，非世俗身见，亦非说断常。”

迦葉复白佛言：“世尊，云何如来，不般涅槃示般涅槃，不生示生？”

佛告迦葉：“为坏众生计常想故，如来不般涅槃示般涅槃，不生示生。所以者何？众生谓佛，尚有终没，不得自在，何况我等有我我所！譬如有王，为邻国所执，系缚枷锁，作是思惟：‘我今复是王是主耶？我今非王非主。何缘乃致如是诸难？由放逸故。’如是众生，乃至生死轮回，我不自在；不自在故，说无我义。譬如有人，为贼所逐，举刀欲害，作是思惟：‘我今无力当得免此死难。’以不如是生老病死种种众苦，成就众生思想，愿作帝释梵王。如来为坏彼思想故，示现有死。如来是天中之天，若般涅槃悉磨灭者，世间应灭。若不灭者，则常住安乐。常住安乐，则必有我，如烟有火。若复无我，而有我者，世间应满。实有我，非无我，亦不坏。若实无我，我则不成。”

迦葉白佛言：“世尊，有者何耶？”

佛告迦葉：“有者，二十五有众生行。非有者，无思之物。若非有是众生者，应从他来。设有思之物坏者，众生当减。若非有是众生者，则应充满。以众生不生不坏故，不减不满。”

迦葉白佛言：“世尊，若有我者，云何生彼烦恼诸垢？”

佛告迦葉：“善哉！善哉！应以是问，问于如来。譬如金师见彼金性，作是思惟：‘如此金性，何由生垢？今当推寻生垢之本。’彼人云何？为得本不？”

迦葉白言：“不也，世尊。”

佛告迦葉：“若尽寿思惟寻初因相，乃至无始，得本际不？既不得本，亦不得金。若巧方便精勤不懈，除彼金垢，尔乃得金。”

佛告迦葉：“如是我者，生客烦恼。欲见我者，作是思惟：‘今当推寻我及垢本。’彼人云何？为得本不？”

迦葉白佛言：“不也，世尊。”

佛告迦葉：“若勤方便除烦恼垢，尔乃得我。谓闻如是此经，深心信乐，不缓不急，善巧方便专精三业，以是因缘，尔乃得我。”

迦葉复白佛言：“世尊，若有我者，何故不见？”

佛告迦葉：“今当说譬！譬如初学，学五字句，界成句偈。欲先知义，然后乃学，当得知不？要当先学，然后乃知。彼善学已，然后师教，界成句义，引譬示之。彼能听受，缘师得解界成句义故，则能信乐。如是我今，为烦恼藏所覆众生说言：‘善男子，如来藏如是如是。’彼便欲见，当得见不？”

迦葉白言：“不也，世尊。”

佛告迦葉：“如彼不知界成句义，当缘师信。如是，迦葉当知，如来是诚实语者，以诚实语说有众生，汝后当知，如彼学成。今当为汝更说譬喻，如四种众生界隐覆譬喻，所谓：肤翳覆眼、重云隐月、如人穿井、瓶中灯焰。当知此四有佛藏因缘，一切众生悉有佛性，无量相好庄严照明。以彼性故，一切众生得般涅槃。

“如彼眼翳是可治病，未遇良医，其目常冥；既遇良医，疾得见色。如是无量烦恼藏，翳障如来性；乃至未遇诸佛、声闻、缘觉，计我非我，我所为我；若遇诸佛、声闻、缘觉，乃知真我。如治病愈，其目开明。翳者谓诸烦恼，眼者谓如来性。如云覆月，月不明净。诸烦恼藏覆如来性，性不明净。若离一切烦恼云覆，如来之性净如满月。如人穿井，若得干土，知水尚远；得湿土泥，知水渐近；若得水者，则为究竟。如是值遇诸佛、声闻、缘觉，修习善行，掘烦恼土，得如来性水。如瓶中灯焰，其明不现，于众生无用；若坏去瓶，其光普昭。如是诸烦恼瓶覆如来藏灯，相好庄严则不明净，于众生无用。若离一切诸烦恼藏，彼如来性烦恼永尽，相好照明施作佛事；如破瓶灯，众生受用。如此四种譬喻因缘，如我有众生界，当知一切众生，皆亦如是。彼众生界，无边明净。”

迦葉白佛言：“世尊，若一切众生，有如来藏、一性、一乘者，如来何故，说有三乘——声闻乘、缘觉乘、佛乘？”

佛告迦葉：“今当说譬！如巨富长者，唯有一子，随乳母行，于大众中亡失所在。长者临终，作是思惟：‘我唯一子，久已亡失，更无余子、父母亲属。若我一旦终没之后，一切财物王悉取去。’于思惟顷，本所失子，游行乞求，到其本家，而不自知是其父舍。所以者何？幼少失故。父见识之，而不言子。所以者何？虑怖走故。多与财物，而语之言：‘我无子息，为我作子，勿复余行。’彼子答言：‘不堪住此。所以者何？住此常苦，如被系缚。’长者谓言：‘汝欲何作？’子复答言：‘宁除众秽，放牧田作。’长者念言：‘此子薄福！我当知时，且随彼意。’即令除粪。其子久后，见大长者五欲自娱，心生欣乐，作是思惟：‘愿大长者，时见哀纳，多赐财宝，以我为子。’作是念已，不勤作务。长者见已，作是思惟：‘如是不久，必为我子。’是时长者，寻告之曰：‘汝今云何起异心想，不勤作务？’彼即答言：‘愿欲作子，生如是心。’长者言：‘善！我是汝父，汝是我子。我实汝父，而汝不知。所有库藏，悉以付汝。’于大众中唱如是言：‘此是我子！我失来久，今遇还家，而不自知。我命为子，而复不肯。今日自求为我作子。’迦葉，如彼长者，方便诱引志意下劣子，先令除粪，然后付财，于大众中唱如是言：‘此本我子！亡失来久，今幸自来，为我作子。’迦葉，如是不乐一乘者，为说三乘。所以者何？此是如来善巧方便。是诸声闻悉是我子，如除粪者今始自知。”

迦葉白佛言：“呜呼异哉！是声闻乘，何鄙之甚！实是佛子，而不识父。”

佛告迦葉：“应如是学！若汝不堪诃责毁骂，则应舍离。彼后熟时，汝当知之。复次，迦葉，声闻、大乘，常相违反，世俗、无漏，愚痴、黠慧。

“复次，迦葉，若谤此经者，应当摄取。所以者何？彼以谤故，舍身当堕无边黑闇。哀愍彼故，当设方便以大乘法而成熟之。若不可治者，当堕地狱。若有信者，彼自当信。其余众生，应以摄事摄令解脱。

“复次，迦葉，若有士夫，初得热病，不应与药及余众治。所以者何？时未至故。要待时至，然后乃治。二处不知，是则败医。是故病熟，然后应治。若未熟者，要待时至。如是众生谤此经者，过患熟时，深自悔责：‘呜呼苦哉！我之所作，今始觉知。’至于尔时，应以摄事而救摄之。

“复次，迦葉，如有士夫，度大旷野，闻合群鸟鸣。时彼士夫，思是鸟声，谓有劫贼，异道而去，入空泽中，至虎狼处，为虎所食。如是，迦葉，彼当来世比丘、比丘尼

、优婆塞、优婆夷，于有我、无我声，畏有我声，入于大空断见，修习无我；于如是如来藏，诸佛常住甚深经典，不生信乐。

“复次，迦葉，汝所问我，为阿难说：‘有有有苦乐，无有无苦乐。’汝今谛听。迦葉，如来者，非有，非众生，亦不坏。”

迦葉白佛言：“云何世尊？”

佛告迦葉：“如雪山下，有出净光摩尼宝性。有人善知摩尼宝相，见相则知，即取持去；如炼金法，消除滓秽，离垢清净，随所著处，本垢不污。所以者何？譬如士夫持灯而行，随所至处，闇冥悉除，灯光特明。彼摩尼宝，亦复如是。如炼真金，尘垢不污；星月光照，则雨净水；日光所照，寻即出火。如是，迦葉，如来、应供、等正觉，出兴于世，永离一切生老病死，烦恼习垢一切悉灭，常大照明。如彼明珠，一切不污。如净莲华，尘水不著。复次，迦葉，如来如是如是时，如是如是像类，出于世间，随其所应，示现凡身，不为彼彼凡品生处垢秽所染，亦复不受世间苦乐。乐者，人天五欲功德，彼即是苦；唯有解脱，究竟常乐。”

迦葉白佛言：“善哉！善哉！世尊，我自惟省，今始出家受具足戒，得比丘分，成阿罗汉，当于如来知恩报恩！以如来昔日，分我半坐；今日复于四大众中，以大乘法水而灌我顶。”

尔时，众中有持比丘色像仪式者，或持优婆塞色像仪式者，或持非优婆塞色像仪式者，倾侧低仰，一切皆是魔之所为。

尔时，阿难白佛言：“世尊，今此大众，离诸糟糠，坚固真实，如栴檀林。如是众中，彼云何住？”

佛告阿难：“问大迦葉。”

阿难言：“唯，善哉当问！”

即问迦葉：“于此众中，彼云何住？”

迦葉答言：“彼愚痴人，是魔眷属，与魔俱来。是故，阿难，我先说言，不能堪任。于如来灭后，善巧方便，护持正法，如善守田。是故先言，宁负大地，广说如上。尔时，世尊即告我言：‘于我灭后，汝当堪忍护持正法至于法尽。’我时白佛：‘我当堪能四十年中护持正法。’时佛责言：‘何以懈怠，不能护法至于法尽也！’”

佛告迦葉：“汝且求魔！若能得者，堪任护法。”

迦葉即以天眼观察而不能见。如舍卫国，有一野人亡失其子，于大众中求子不得，疲乏而归。迦葉天眼，于大众中，求魔不得，亦复如是。即白佛言：“我不堪任求觅恶魔。”如是八十诸大声闻，皆曰不堪。复令贤护等五百菩萨，除一菩萨名一切世间乐见，推觅恶魔，亦复不得。

尔时，世尊复告迦葉：“汝不堪任法欲灭时，余八十年护持正法。南方菩萨当能护持！汝当于贤护菩萨五百众中最后求之。”

迦葉答言：“善哉当求！”求得一切世间乐见离车童子，“世尊，一切世间乐见离车童子，则是其人。”

佛告迦葉：“汝往劝请，令觅恶魔。”

尔时，迦葉即与八十诸大声闻，及贤护等五百菩萨，俱共劝请一切世间乐见离车童子：“汝童子，世尊所举，堪觅恶魔！”

尔时，童子于大众中，白迦葉言：“我今堪任推觅恶魔！然有八十诸大声闻，贤护等五百菩萨摩诃萨，及文殊师利、观世音、得大势、灭诸恶趣、弥勒菩萨等，何故不觅，令我觅耶？宜令彼先，然后及我。”

迦葉谓言：“降伏恶魔，为无福耶？”

答言：“迦葉，汝知有福，宜自为之，我今不能。”

尔时，迦葉以此白佛。

佛告迦葉：“此童子语，为何所说？”

迦葉白佛：“童子说言：先诸大德，然后及我。我是俗人，性复下劣。是诸大德，八十声闻，及贤护等五百上首，彼悉在先，然后次我。”

时诸声闻及贤护等，一切推觅悉不能得。如彼野人，求子不获。皆曰不堪，于一面立。

尔时，世尊复告迦葉：”汝今闻此《大法鼓经》，于我灭后四十年中，当善护持如今正法，当击大法鼓，吹大法螺，设大法会，建大法幢。然后一切世间乐见离车童子，于正法欲灭余八十年，当以五系缚彼恶魔及其眷属，如缚小兔，广当宣唱《大法鼓经》，当击大法鼓，吹大法螺，设大法会，建大法幢。”

迦葉白佛言：“当于何时？”

佛告迦葉：“正法欲灭余八十年。”

迦葉白佛言：“世尊，欲见恶魔。”

佛告童子：“速以恶魔示诸大众。”

尔时，童子瞻仰世尊，即指示言：“观此恶魔，从异方来。如诸菩萨，作比丘像，于众中坐。”大众悉见，见被五系。

魔言：“童子，我于此经不复作碍。”如是三说。

尔时，世尊告一切世间乐见离车童子等菩萨众言：“摩诃迦葉，已能于我灭度之后四十年中，护持正法。汝等谁能于我灭后，最后护法？”如是三说，无能堪者。

佛告大众：“汝等勿得起轻劣想！我此众中多有弟子，于我灭后能护正法说此经者。贤护等五百菩萨最后一人，一切世间乐见离车童子，于我灭后，当击大法鼓，吹大法螺，设大法会，建大法幢。”

尔时，童子即放弊魔。

时诸大众，语童子言：“汝已授记。”

尔时，世尊复告大迦葉言：“今汝迦葉，如守田夫无善方便，不能堪任护持此经。今此童子闻此经已，能善诵读，现前护持，为人演说；常能示现为凡夫身，住于七地。正法欲灭余八十年，在于南方文荼罗国，大波利村善方便河边，迦耶梨姓中生。当作比丘持我名，如善方便守护田苗，于我慢缓懈怠众中离俗出家，以四摄法而摄彼众。得此深经诵读通利，令僧清净，舍先所受本不净物，为说大法《大法鼓经》，第二为说大乘空经，第三为说众生界如来常住《大法鼓经》，击大法鼓，吹大法螺，设大法会，建大法幢。当于我前，被弘誓铠，尽百年寿常雨法雨，演说此经；满百年已，现大神力示般涅槃，说如是记：‘释迦牟尼佛，今来至此，悉当瞻仰，恭敬礼拜。如是如来常住安乐，诸仁当观真实常乐，如我所说。’尔时空中十方诸佛，皆悉现身说如是言：‘如是，如是，如汝所说，一切皆当信其善说！’”

迦葉白佛言：“世尊，菩萨成就几德，能见如来常住不坏法身，临命终时现大神力？”

佛告迦葉：“菩萨摩诃萨成就八功德者，能现前见如来常住不坏法身。何等为八？一者、说此深经，心不懈怠；二者、说彼三乘三种之说，亦不懈倦；三者、所应化者，终不弃舍；四者、若僧坏者，和合一味；五者、终不亲近比丘尼、女人、黄门；六者、远离亲近国王及大力者；七者、常乐禅定；八者、思惟观察不净无我。是为成就八种功德。复有四事。何等为四？一者、善能持法；二者、常自欣庆：‘善哉！我今所作快乐

大善’；三者、能自归依，作是思惟：‘我得善利’；四者、于如来常住决定无疑，日夜常念如来功德。以是因缘，现前得见常住法身，现大神力，然后命终。

“迦葉，如是善男子、善女人，随所住处城邑聚落，我为是等示现法身，而说是言：‘善男子、善女人，如来常住。汝从今日，常应受持读诵此经，为人解说。’作如是语：‘当知如来常住安乐，正心希望，勿为谄曲！当知世尊如是常住，净希望者，我当现身。’汝大迦葉，当信当审。若不如是修行法者，何由见我？云何能得神通示现？如我为声闻乘说，比丘能舍一法者，我为保任得阿那含果，谓彼所行功德成就亦复如是。如我先说，持戒比丘，终身天神常随供事。是故汝等，勿贪利养，当修厌离，住身念处。复次，迦葉，持我名比丘，常令僧净。”

迦葉白佛言：“世尊，此为云何？”

佛告迦葉：“行摄取时，满足犯戒贪乌之众，如彼巧便守护四法。贤护等五百菩萨，先不堪任，是等今者，犹故不堪。于我灭后最后护法，持我名比丘行摄法时，摄诸宽纵懈怠比丘，习近供养，与其经卷，消息将护；如养牛法，知可伏时，然后调伏。若摄取调伏而不改者，则便弃舍，不令毒箭涂伤善净。彼复当作如是思惟：‘莫令净行比丘因彼犯戒！’彼说非法行恶行者，不应致敬，共同法集、布萨、自恣、羯磨僧事，悉不应同。如王摧敌，彼亦如是。如是方便调伏彼已，于百年中常雨法雨，击大法鼓，吹大法螺，设大法会，建大法幢，示大神力，命终涅槃。过千佛已，六十二劫，经百千缘觉及八如来般涅槃后，乃成佛道，名智积光明如来、应供、等正觉。彼时持我名比丘者，即是一切世间乐见离车童子，当于此土成等正觉。迦葉当知，无上菩提，如是难得。迦葉，为是凡人所能得不？”

迦葉白佛言：“不也，世尊。”

佛告迦葉：“一佛国土，一佛施作佛事，第二、第三亦复如是。如一芥子中有众多世界，周旋往返而不自知，谁持来去，谁安我此；随所应知，随顺为作，如是或有知我者、或不知者。此一世界，耆阇崛山中，有释迦牟尼佛；即于此中，有阿逸多佛；于此世界，或现劫烧，或现说法。如是奇特甚为希有！复有何等最上奇特？谓一切世间乐见童子，不于凡俗家生。其所生家，悉是菩萨。迦葉当知，彼供养给侍者，悉皆欢喜，宗亲爱念，皆作是言：‘我种姓中，有如是人生。’此诸人等，一切皆是我之所遣。迦葉当知，彼菩萨摩诃萨，若余四众为作眷属，悉闻说此《大法鼓经》，一切皆当得无上菩提。

“迦葉，我于过去久远世时，在毗舍离城，作转轮王，名难提斯那。尔时，毗舍离城，如四天王下阎浮提。如忍世界，其余天下亦复如是，如是三千大千世界。我时寿命不可思议。我作如是转轮圣王，行阿僧祇殊胜布施及诸功德，持戒清净，修诸善行。合集如是无量福德，若善男子、善女人，闻说一乘《大法鼓经》，戏笑而往，乃至一念，所得功德胜前福业，不可称记，算数譬喻所不能计！如有咒王，名曰焰昭，一说此咒，四月善护。迦葉当知，世间凡咒势力如是，何况一读《大法鼓经》，而力不能尽寿为护！是故有能供养此经者，是诸众生，为无上菩提作决定因，乃至究竟菩提不离是经。”

时诸大众，同声唱言：“善哉！善哉！甚奇！世尊，今此童子，当为持佛名比丘。若般涅槃者，祇洹林神无所依怙。所以者何？彼从南方来至佛所，而般涅槃。”

佛告大众：“彼亦不来，我自往彼，示现其身；先遣此经，然后乃往。所以者何？若此经不往至彼手中，则彼生退心。若彼有众生应调伏者，我与大众往住其前。彼见我已，当即还彼，还彼已便般涅槃，随其所欲度众生处而般涅槃。尔时，天帝释子，名阿毗曼儒，当乘神通而来至此。彼虽幼少，真心清净信乐大乘，唯独一人，无有俦匹，于天人中，持此大乘甚深经典，是故彼为说解脱因，得授佛记。”

时诸大众，同声说偈：

“奇哉一切，世间乐见，为比丘像，击大法鼓

护持佛法，令得久住！

般涅槃后，世间虚空，彼灭度后，无与等者。

如是比丘，世间难得，能为世间，说究竟道。”

尔时，迦葉、阿难，贤护菩萨等，无量大众，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